

聂作平
著

The
Time
to Be Remembered

成都小镇书
光陰紀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聂作平
著

The
Time
to Be Remembered

成都
小镇
书

光
陰
紀



成都时代出版社
CHENGDU TIM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阴纪：成都小镇书 / 聂作平著. —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464-2220-6

I. ①光… II. ①聂… III. ①乡镇—地方文化—介绍—成都 IV. ①G127.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5431 号

光阴纪：成都小镇书

GUANGYIN JI : CHENGDU XIAOZHEN SHU

聂作平 著

出品人 李文凯

责任编辑 李卫平

责任校对 张巧

装帧设计 九天众和

责任印制 唐莹莹

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

电 话 (028) 86742352 (编辑部)

(028) 86615250 (发行部)

网 址 www.chengdusd.com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40mm × 210mm

印 张 7.75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64-2220-6

定 价 45.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电话：(028) 87781035

某人她们平乐 / 001 火车上的养马河 / 019 黄甲，高处的麻羊 / 035 彭镇：杨柳河畔的旧岁月 / 053 海窝子的慢时光 / 067 深山，遇见白鹿 / 085 夹关记 / 103 黄龙溪的前世今生 / 127 一朵火的火井 / 141 山泉：一朵雪花，一朵桃花 / 159 巷子里的唐昌 / 181 东山，一条青藤串起的镇 / 203 元通，清明的光阴 / 221 后记 / 241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某人她们平乐



我打算在平乐买套房。平乐是距成都 100 公里的邛崃市下辖的一座镇。40 岁以前，我从没去过那里。在并非自己成长或生活之地的异乡买房，这大概是近十多年才兴起的时尚吧？比如，成都人喜欢到西昌买房、到海南买房。蜀犬吠日，盆地向来阴冷，近则西昌，远则三亚，都有令成都人艳羡的一颗又一颗打在身上叮当作响的金子般的好阳光。从盆地挪出去的半截发霉的身子，一下子就酥了，软了，轻了。

但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与成都相比，平乐同样阴冷、潮湿，甚至，因为更靠近大山，更靠近来来往往的烟岚，它还会多一些寒意。

我打算在平乐买套房，仅仅因为，这里是某人的故乡、老家、祖居之地。所谓某人，是我对娃他妈的戏称。

娃他妈，或者说某人，在平乐生活了十七八年，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如果从她上溯，她们老周家在平乐的历史可以追寻到清朝初年，也就是湖广填四川那阵子。说是湖广填四川，其实迁居四川的外省人中，江西人占了很大比重。某人她们世居的那条街就叫江西街，想必那条街就是当初江西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家。”有一天，某人和我走在江西街上，

突然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房子，不无惆怅地对我说。她说的“那就是我们家”，其实已经不是她们家了，在她生活过近二十年的地方，另外的人在继续另一种生活。那是一栋古老的立料建筑，木制的墙壁和板门、青瓦、吊脚楼，破旧而又古意盎然。在这座号称古镇的镇子，这样原汁原味的老建筑也并不太多。倘是如今，稍事修整和设计，便可摇身一变，变成颇具风味、要价不菲的民宿。我问某人，当时为什么要卖了呢，难道没想过增值？某人幽幽地说，那时我又不认识你。再说，那时平乐的旅游才刚起步，谁知道它会这么火？

其实我知道，某人把老屋卖了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她的父亲不到五十岁就突发疾病早逝，某人大学刚毕业，在成都上班，不放心母亲一个人住在镇上，遂接来成都。故乡的老屋，一旦没了人气，衰老得比人还快。家猫掀瓦，野鼠打洞，不出半年，老屋竟然破败得如同废弃多年的荒庙。所以，某人就贱价出售了。从此，她虽然熟悉平乐的一街一巷，却不能算平乐人了。

我的不曾蒙面的岳父，安葬在平乐镇旁的山上。岭多篁竹，漫山青翠翻滚。倘是晴天，走在林子里，能听到此起彼

伏的笋壳掉到地上的咔嚓声；倘是雨夜……雨夜，我是不敢去那荒山的。但依凭我在故乡的经验，雨夜的竹林，风过枝摇，雨压叶漏，凄凉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山上到处都是低矮的坟茔，大多没有碑，唯岳父的坟前树了一方。碑上的字出自乡下石匠，乍一看，像瘦金体，细一看，春蚓秋蛇，极是别扭。

坟茔集中在两山之间的沟槽里，风水上说，这叫太师椅。属于某人家族的就有好几座。以至每年上坟，我总分不



清黄土下安眠的那个先人，和某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只管小心地把鞭炮挂在一根横斜的枯枝上，鞭炮炸响，闪着光，惊飞了一群鸟雀，落在一箭之外的土坡上，不满地用叽叽喳喳表达被扰了清梦的抗议。寒风吹拂，新铺到坟头的纸钱轻轻卷起，飞一飞，旋又被坟上长势良好的青蒿拦下。

前往岳父的坟，要经过镇边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路旁，有家酒厂，糟味扑鼻。是度数很高、能当酒精涂抹伤口的高粱酒。一杯下去，立即面热心跳。有人把它叫烧刀子。据说，岳父生前也是要喝几杯的。我和某人认识时，有一年，杨宗鸿送了我几瓶上好的郎酒，我转送某人，说，给你老爹过年喝吧。某人神色有异，当时也未细想。后来，她说，那时她爹刚去世几个月。

大概是为了就近利用酒糟，酒厂旁边，是一家小型养猪场。大老远，空气中就有一股刺鼻的猪粪味儿，猪们傲慢的哼唧声也同步传来。一条小路从公路上分岔，通往山上，养猪场的粪水自歪斜的围墙下漏出来，淹了足有几十米长的一段路。路上，谁人在满地粪水中胡乱立了些半截砖头，如同粪水海洋里遥相呼应的群岛。某人穿着高跟鞋，小心翼翼地，像走钢丝一样在一块接一块的砖头上挪。我开玩笑说，

她像一只舞蹈的鹤。岳母开始抱怨：龟儿子些，只晓得挣钱，就不晓得别人进出不方便。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从近在咫尺的竹林里传来鸚鵡清亮的叫声。辛弃疾说过，它叫的是“行不得也，哥哥”。稼轩在他的词里，借这种大如鸽子的南方鸟儿表达过内心的惆怅：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鸚鵡。

当然，这是好些年前的往事了。去年，酒厂和养猪场神奇地消失了，坑坑洼洼的公路变得宽阔、笔直。就连上山的小路也拓宽了，足以通过三轮。粪水横溢的养猪场对面，是一片新开的停车场。一个酒糟鼻老头，嘴里叼根细长的竹制烟杆，烟雾弥漫，他的脸顿时隐在一团薄雾后面。老头像个刚登基的国王，气派地挥动粗糙的大手：倒、倒、倒……球不得了。砰一声，一辆车的屁股碰到了矮墙。墙下，一只午休的黄狗张皇失措地睁开眼，站起来，像个迷茫的孩子一样望着老头。老头一脚踢过去：狗、狗、狗日的，你看、看、看个球！

有一天，我站在桥上看风景。那是一座年事已高的石头砌成的桥，桥呈赭红色。石头缝隙里，顽强地钻出一丛丛青草。风吹草动，倒映在桥下的江水里，把江水搅得稀烂。

桥边有一株硕大的黄桷树。有多大呢，大概总得七八个人才能合抱吧。树上挂满红布。据说有人相信，这种年龄的树都已成精，而成精的树有灵魂、有法力，挂上红布，就能为挂红布的人辟邪、消灾、祈福、求善。但某人却说，这习俗是近年才有的。她们小时候，常常像只猴子那样爬到树上，吊着双腿坐在树丫上，唱一首“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的歌。夏天的傍晚，溪云初起，红日沉山，渐渐墨黑的天空变幻出无数可怖的图形。某人以为，那就是蓝精灵。一同坐在树上的伙伴已经溜下树回家了，她还在张望天上的蓝精灵。

那时候，树下这条江——名叫白沫江，我给某人开玩笑说，叫口吐白沫江——比现在更宽，更急，也更深。那时候，还有修长的木船，载了山货，从上游的夹关缓缓驶来。船头，站着精瘦的水手，黑而光滑的身子，像是一匹在夜间铺开的绸子。有时也会有木排，碗口粗的树木扎成排，乘着汛期，也从上游急不可耐地冲撞下来。镇子对岸有一片回水的沙滩，是孩子们嬉戏的天堂。螃蟹在岩穴深处纳凉，狡猾的小黑鱼一看到人影子，箭一样射进深水。某人说，她曾经和几个小女孩到水里游泳，花花绿绿的裙子脱在岸上，竟然

被一个妇人拿走。她们追上妇人，妇人狡辩说，我以为是没人要的呢！

七月半，鬼乱窜。那是逝去的亡魂一年一度回人间探亲的日子。那半个月里，暑气蒸腾，沾着铁锈边儿的月亮越变越圆。月光下的白沫江两岸，吊脚楼和黄桷树都倒映在河里，水面升起一些又薄又潮的雾气，像是亡魂们聚在一起亲切地拉家常。某人的父亲那时当然还在。某人说，她的父亲拉着她，提了纸钱和水饭，到白沫江边，捡一个僻静去处，把纸钱焚化，把水饭布施，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亡魂。至于有家可归的，也就是有子息的死者，他们的子孙会在家中的庭院或是客厅的角落，同样焚化一堆纸钱，并摆一桌稍微丰盛的酒饭。夜深了，白沫江边燃起的纸钱的火光渐次熄灭，河风吹来，纸钱的白灰追随着一只只巴掌大的蝴蝶在夜色里慢慢地飞。某人的整个童年都笼罩在这种神秘与敬畏中。

如今的白沫江两岸，新起了高高低低的楼房。为了和古镇定位合拍，楼房一律都是仿古的，一些黄桷树或其他树挤在房屋与房屋之间，江面平缓，江流宛转，沙滩面积扩大了，成为绿草萋萋的芳甸。相距不远，就有石梯从街面通向江边，沿江的堤岸上，树和房屋投下重重的阴影。倘是天气

晴好时，沿江都是悠闲的茶客，或打牌，或闲谈，或静坐。时光缓慢，如同那只蹲伏在桥头的大白猫，它懒懒地叫。懒得每两声之间，总要停上半支烟工夫，你以为它不会再叫了，结果，它又叫一声。

我多次溯了白沫江向上游而行，它是从附近的天台山深处汇涓流而成河的。在平乐，水势变得浩大，冲积出这片山间的坝子，或者说微型平原。坝子两边都是起伏的青山，坝子就在两列青山的耸峙中，保留了无以言表的平坦。镇外的田野，都是精耕细作农业区。四季轮回，大地上的作物依次粉墨登场，乱中有序：小麦、大豆、玉米、高粱、水稻、红苕，间之以流水般出现又消失的瓜果和菜蔬。方方正正的农舍点缀在青碧的原野上，像是绿网网住了一只只白色或黄色或灰色的甲虫。

某人家住街上，却在镇外有土地，户口也属农村，这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不过，到某人这一代，其实已经远离了农业，远离了田野的稼穡与桑麻。岳父用自家的房子开了一间杂货铺，田地交给亲戚。某人名义上考入大学后才转了非农户口，但究其实质，她早不是农民。她住在花花绿绿的镇

上，有电影院、戏台子、医院和商店的镇上。

我却是在农村长大的。吾少也贱，颇能鄙事。五月光景，秧苗已封林，玉米还差点火候就可收获，桑叶肥厚，天气日甚一日地热。平乐镇外，万物生长。我蹲在稻田边，听见稻田深处一只秧鸡轻盈而随意地叫，仿佛就是儿时在我的老家王场听过的那一只。云气从天台山那边纠结而来，天空溅过一阵惊雷，一场大雨志在必得。

半个时辰后，我已坐在镇上的一家茶馆里。茶馆的一面墙都是没有玻璃的窗户，正对白沫江。大风吹来，扑面都是青草的清凉。河里刚才还来来往往的游乐小船都已靠岸。大雨如注。一个少女撑着红伞款款走过古桥，风吹起她的红裙子，像是雨中一道扯人眼球的闪电。慵懒的大白猫不见了，它已蹿进邻近的商铺，躲在木板门后面，睁大眼睛望着从屋檐上渐渐滴成了串的雨水。

平乐这个名字，原本为平落，取平沙落雁之意——白沫江畔那些有草有花的沙洲，想必是大雁们生儿育女的好地方。但是，据说有领导认为“落”字不吉利——他大概不知道平沙落雁这个典故，而手下人一般是不敢给上司普及文化



常识的，领导就决定把平落改为平乐。领导说，平乐，就是平安快乐嘛。像是过年互致的吉语，却没了原初的韵味。当然，领导总是强大得无所不能的，他说要有平乐，就有了平乐。但是的但是，后来又换了新领导，新领导想必是知道平沙落雁的，于是拍板把平乐改回平落。改来改去，民间却已习惯了平乐。所以，到底平落还是平乐，本地人都众说纷纭，外地人更是一头雾水。

我向平乐街头一个吃水烟的老头打听铁屎坝。然后，我找到了镇边骑龙山上的一座小山坡。“铁屎”是方言，意指炼铁后的废渣。在铁屎坝，铁渣、铁屑，以及明显高温燃烧过的泥土，还有前几年发掘出的一座几乎完整的古代铁炉，都证明了平乐曾经的繁华——这繁华足以推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那时候，某人的先祖还在江西，还与这片迢迢的土地没有任何牵连。

在邛崃，卓王孙是一个足以写进历史并让后人骄傲的名字，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美女加才女卓文君的老爹。冶铁世家的卓氏家族，被一纸诏命，从中原地区的赵国迁居到边僻的邛崃。因祸得福。平乐一带埋藏着极为丰富的铁矿，先进的冶铁技术配以廉价而丰富的资源，卓氏家族想不发达都不

行。到了卓王孙时代，一个拥有上千名仆人的钟鸣鼎食的华丽家族出现在邛崃。铁屎坝，就是那场华丽往事的见证。

只不过，时过境迁，已经鲜有人知道这段历史。即便是镇上的人，我向其中几位打听铁屎坝，他们都要纠正：铁屎坝？你说的是台子坝吧？台子坝，那是镇中心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上百年的戏台子。以往，逢年过节，总要上演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那里，离凡俗生活要近得多。

与铁屎坝互为佐证与配伍的，是一段古道的遗址。同样在镇外，在小山之巅，竹林掩映的古道上满是比较碗口还大的石头。这些石头显然是后来通过想象加上去的，目的是要让它更像古道一些。殊不知，真正的古道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石头，即便有，也早被时光风化、解体。这条古道属于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

出产于成都及邛崃周边的丝绸，出产于邛崃的茶叶和铁器，以及大名在外的邛窑烧制出的瓷器，它们就通过这条几尺宽的小路，溯白沫江而上，先是抵达天台山脚下的夹关，然后顺着天台山的一道垭口，翻过山岭，进入雅安地界。到了雅安，古道开始分岔，往西的，从天全可到藏区，那就是常说的茶马古道了；往南的，从西昌到云南，再从云